

爱抚与复仇

——鲁迅小说《孤独者》《奔月》《铸剑》人物形象心理探源

王吉鹏, 宋 凡

(辽宁师范大学 研究生院, 辽宁 大连 116029)

[摘要]在鲁迅小说中,其作品主人公往往由于情感的创伤,导致他们不得不将爱抚转为复仇,并由此构成其复杂而深刻的心理内涵。《孤独者》中的魏连受的复仇并非完全源于社会习俗的压迫,更多是来自少年时期亲情的抚爱被剥夺的创伤性经验,这使他企图通过自戕的方式,在对自我、对社会的报复中解除内心的压抑;《奔月》中后羿的复仇并非完全来自爱妻的离弃、学生的背叛以及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落寞,更多是源于对娇妻的爱抚而产生的性爱的压抑,他的症候在对爱妻的复仇中才得以彻底解除;《铸剑》中的宴之敖的复仇更多是由于在对世人的爱抚中产生了太多的绝望,而后转为大憎,并最终通过复仇来宣泄他对世界的绝望。

[关键词]鲁迅小说;人物心理;情感创伤;爱抚;复仇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4)04-0070-05

Love and Revenge

—— Psychological Origin of Characters in Lu Xun's Novels: *Loners*, *Flying to the Moon* and *Forging the Swords*

WANG Jipeng, SONG Fan

(Graduate School,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9, China)

Abstract: The characters in Lu Xun's novels have to change their love to revenge because of their emotional trauma, thus they form a complicated and profound psychological connotations. Revenge of Wei Lianshu in *Loners* is not entirely from the oppression of social customs, but is more from the adolescence affection of love, which is from his traumatic experience; he attempts to lift the repression of the heart and his angry by abusing himself and society. Revenge of Hou Yi in *Flying to the Moon*, is not entirely from the leaving of his beloved wife, the betrayal of his student and his powerless loneliness, but is more rooted in sexual repression, and finally his stress is removed by his revenge for his wife. Revenge of Yan Zhi'ao in *Forging the Swords* is more from the despair of his love of the world, and then changes into a big hate, so he gives vent to his despair by revenging the world.

Key words: Lu Xun's novels; psychology of characters; emotional trauma; love; revenge.

鲁迅是伟大的心理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从本质上属于心理现实主义的范畴。他的精神心理和思想意识中,始终坚持着一个原则——反抗与复仇。本文试图从他小说《孤独者》

《奔月》《铸剑》中的人物形象爱抚与复仇的心理转化角度探源其小说创作,以期引起学界的关注和重视。

其一,《孤独者》中的魏连受的复仇并非完全

收稿日期: 2013-05-15

作者简介: 王吉鹏(1944-),男,江苏东台人,辽宁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鲁迅和中国现当代文学;
宋 凡(1988-),女,山西吕梁人,辽宁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鲁迅和中国现当代文学。

源于社会习俗的压迫,其更多是来自少年时期亲情的抚爱被剥夺的创伤性经验,这使他企图通过自戕的方式在对自我、对社会的报复中解除内心的压抑。

鲁迅在小说《孤独者》中,描述了知识分子魏连受的悲剧命运。他遭受了各种人生变故,幼年丧失双亲,成年后饱受各种叛变与凌辱,最终以自戕的方式结束了悲惨的命运。

弗洛伊德认为:“一个人如果不能应付一个强烈的情绪经验,结果便造成了神经病”。^{[1]233} 小说《孤独者》中的魏连受从小就丧失了父母,而他的本家非但不爱抚他,反而趁火打劫,夺他的屋子,漠视他的痛哭,一味地迫使他在笔据上画押;这变故无疑使他遭受了巨大的心灵创痛,并且使他终身都难以面对。压抑既已产生,便不得不寻求解除。儿童的创伤压抑更多的是通过亲情的抚慰得以消减;然而人情冷暖、世态炎凉,魏连受的创伤难以通过亲情得以消解,难以消解的创伤性压抑使他形成了“异样的”自我矛盾的人格。他本学生物学,却去教历史;对人总是爱理不理的,却又喜欢管闲事;他常说家庭应该破坏,但一领薪水就寄给他的祖母。压抑并不能通过矛盾的行为舒缓,相反这无济于事的矛盾心理更会挤压出内心的郁闷。心理学认为,充满矛盾的人格会使人产生复仇的情结,其主人公往往试图通过复仇来消解内心的压抑。

荣格学派认为:情结源于一种要求他适应与个人能力无法应付此一挑战的冲突;它是自主的,有自己的驱力,而且可以强有力地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并且使人沉溺于此而不能自拔。鲁迅说过:“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这一类无名主无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2]128} 魏连受的生活环境到处都是“无名主,无意识杀人团”,然而这与他接受过的新文化思想恰好相互矛盾着。魏连受没有解决两种文化思想冲突的能力,越发加深了他内心的压抑及其复仇的情结。他回家为祖母奔丧,所有人都以为“他关于一切丧葬仪式,是一定要改变新花样的”,故而聚议商定条件来牵制他。正如鲁迅所言:“群众,——

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2]170} 待他回家,所有人排成阵势,互相策应,甚至“都咽着唾沫,新奇地听候消息”。魏连受于此的复仇就是让他们无戏可看,所以待到族长们按预定计划进行,旁人七嘴八舌地附和着,他却“神色也不动,简单地回答道——‘都可以的’”;这“很出乎他们的意外”的举动使他们失望与寡味。然而这于消解他内心的压抑是无济于事的,所以他的反抗的情结依旧强有力地控制着他的行为。鲁迅说过:“偏要使所谓正人君子之流多不舒服几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几片铁甲在身上,站着,给他们的世界上多有一点缺陷”。^{[2]300} 所以魏连受即便知道 S 城人不愿有人发些没有顾及的议论,仍然冒着会招徕学界的攻击和失业的危险,大发议论,揭示社会上伪善的人事。

荣格学派认为:人们遇到外部愈加频繁、愈加尖锐的“挑战”,主体原本存在的复仇情结会化作一种精神力量在人格整体中发挥作用。魏连受本相信进化论,相信“孩子总是好的”,且“以为中国的可以希望,只在这一点”,然而一个小孩,会指着他喊“杀”;他邻居的小孩昨天还要他买口琴,今天却连他的花生米也不吃了。他为改良社会,冒着失业的危险大发议论,结果却过上了一种近乎求乞的生活。他“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使他的热情一次次受到侮辱,使他的魂灵一次次受到损伤。这种种频繁的、尖锐的事故挑战着他,他并未能从这外界的刺激中消解心底的压抑,相反这外界带来的刺激又加深了他的创伤,从而激化了他的复仇情结,将对外界的复仇转为对自我的复仇。他开始变得像僵蛹一样,“亲手造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了”,“自寻苦恼”,并且“看得人间太坏”。^{[2]285}

鲁迅说过:“‘费厄泼赖’尤其有流弊。甚可以变弱点,反给恶势力占便宜”,“自此以后,是应该改变些态度和方法的”,“即意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2]292} 魏连受在给“我”的信中写道:

人生的变化多么迅速呵!这半年来,我几乎求乞了,实际,也可以算得已经求乞。然而我还有所为,我愿意为此求乞,为此冻馁,为此寂寞,为此辛苦。但灭亡是不愿意的。你看,有一个愿意我活几

天的,那力量就这么大。然而现在是没有了,连着一个也没有了。同时,我自己也觉得不配活下去;别人呢?也不配的。同时,我自己又觉得偏要为不愿意我活下去的人们而活下去;好在愿意我好好活下去的已经没有了,再没有谁痛心。使这样的人痛心,我是不愿意的。然而现在是没有了,连着一个也没有了。快活极了,舒服极了;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拜,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了,一然而我胜利了。^{[3]103}

他虽遭受着世人的污蔑与欺辱,但只要有一人愿意他活几天的,就能给他阴暗潮湿的内心一点温暖,他就“还有所为”,并试图通过“为此求乞,为此冻馁,为此寂寞,为此辛苦”来消解内心的压抑与苦闷,好好的生活着;然而后来就“连着一个也没有了”,他生活的一点希望与寄托都没有了。生活彻底绝望,更燃起了他复仇的熊熊烈火,“我自己也觉得不配活下去;别人呢?也不配的。”他不让恶势力占便宜,决定“自此以后,是应该改变些态度和方法的”,“即意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所以他彻底改变自己,“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拜,所主张的一切了”,其实他在对社会复仇的过程中也在报复着自我,并且在这决绝的复仇中感到“快活极了,舒服极了”。虽然“已经真的失败了”,但是在复仇的过程中他消解了内心的部分压抑。然而背叛自我并未真正地消解掉他内心的压抑,相反使他欲求在自甘堕落的生活里去宣泄。而这堕落的生活依然有着“新的冷眼和恶心”,这无疑加深了内在的挣扎与痛苦,撕扯着他的灵肉,最终导致“新的失眠和吐血”,最终在自戕中得到彻底解脱,内心的压抑得以彻底消解。所以,他死后的面目宁静地闭着,再无任何的扭曲及冷漠之感。

魏连受悲剧命运产生的原因,除了传统封建意识与社会制度的戕害之外,更多的是源于知识分子内在的软弱。所以面对人生的困境,鲁迅指出人应该做韧性的战斗,而不是消极反抗。

其二,《奔月》中的后羿的复仇并非全来自爱妻的离弃、学生的背叛以及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落寞,

更多的是源于对娇妻的爱抚而产生的性爱的压抑;最后他的症候在对爱妻的复仇中得以彻底解除。

在小说《奔月》中,鲁迅讲述了一个侠骨柔情的英雄人物后羿的悲剧故事。他对娇妻百般宠爱,换来的却是妻子的冷淡与离弃;他在绝望中反抗着自我,最后在对妻子的复仇中消解了所有压抑。

弗罗伊德认为:“假使爱情达到最高的强度,利他主义也可以在客体上作里比多的投资。大概地说,性的客体可将自我的自恋吸去一部分,于是自我对于客体的性的估计便常常过份。假使于此之外再加以利他主义,将得自爱人的利己主义引向客体,那么性的客体就成为至高无上之物,而完全吞没自我了。”^{[1]336}小说中的后羿对娇妻嫦娥的宠爱已达到了“最高的强度”,这使他完全地失掉了自我。他为爱抚娇妻,将全部精力用于奔跑射猎,甚至“废止了朝食”,到“远地方去寻食物去”,以便能射到比乌鸦更好的食物,改善妻子只能吃“乌鸦炸酱面”的生活;又因不能满足爱妻的欲望,常常“非常踌躇”地回家,甚至是“很惶恐”地,“搔着头皮,支支吾吾地”,“低声”地,跟爱妻说话;然而他的妻子却总是“似理不理的向他看了一眼,没有答应”,甚至知道他早起射猎,也只顾“兀自摊开了四肢睡着”。他的妻子作为他的“性的客体”,将他的部分属于“自我的自恋吸去了一部分”,使他妻子视为“至高无上之物”。因此,后羿看着娇妻美丽的容颜,不禁“觉得惭愧”,甚至“两颊连耳根都热起来”,感慨着“唉唉,这样的人,我就整年地只给她吃乌鸦的炸酱面”。由于后羿的“利他主义”,使他全然不顾妻子的淡漠情感,相反,只是一味地取悦和宠爱,对这反“倒久已习惯的了”。心理学认为,情感交流在婚姻生活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一旦交流减少,情感就会淡化,相应地就会彼此生疏。因此,后羿对妻子的顺从,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彼此的感情更加冷淡。

弗罗伊德认为,人的性爱若得不到满足,就会产生压抑;压抑既已产生,便不得不寻求解除。嫦娥见后羿带着乌老鸦回来,“似理不理地向他看了一眼”,接着就是抱怨“又是乌鸦炸酱面”,甚至不容后羿解释,自顾自地回到房中,将后羿冷落在一

旁。后羿对娇妻的爱抚使他压抑着妻子刻意冷落他所造成的痛苦,试图通过将压抑转移到射猎来寻求解脱。后羿为了宠爱妻子,到很远的树林射猎。当他看见一匹飞禽,像一只大鸽子时,所有的疲惫及压抑瞬间消逝,“即刻心花怒放了”;即便肚子很饿,想到爱妻能喝鸡汤了,“心理却很欢喜”。

心理学认为,无意识中的压抑会随着外界越来越多刺激而愈发严重,甚至会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由爱转为恨,甚至是报复。后羿对妻子的爱抚却换来妻子的背叛,这种情感的刺激强烈到使他的爱抚转为复仇:

一手捏弓,一手捏着三支箭,都搭上去,拉了一个满弓,正对着月亮。身子是岩石一般挺立着,眼光直射,闪闪如岩下电,须发开张飘动,像黑色火,这一瞬息,使人仿佛想见他当年射日的雄姿。

唿的一声,一只是一声,已经连发了三枝箭,刚发便搭,一搭又发,眼睛不及看清那手法,耳朵也不及分别那声音。本来对面是虽受了三枝箭,应该聚在一处的,因为箭箭相衔,不差丝发。但他为必中起见,这时却将手微微一动,使箭到时分成三点,有三个伤。^{[3]380}

后羿“于一刹那间照见过往的一切:饥饿,痛苦,惊异,羞辱,欢欣,于是发抖;害苦,带累,于是痉挛;杀,于是平静。……又于一刹那间将一切并合:眷念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奸除,祝福与诅咒……”^{[3]211}妻子的“离弃”激起了后羿潜在的压抑,通过射月来消解。“拉一个满弓”体现了内心的极度悲愤,性物质的释放让他恢复当年射日的雄姿,“身子是岩石一般挺立着,眼光直射,闪闪如岩下电,须发开张飘动,像黑色火”,整个身心冲荡着生命的活力。满腹的爱憎化为这一射,“手微微一动”,“唿的一声,一只是一声,已经连发了三枝箭,刚发便搭,一搭又发,眼睛不及看清那手法,耳朵也不及分别那声音”,就“使箭到时分成三点,有三个伤”。压抑的性欲得以排遣,身心平息后,只“懒懒地将射日弓靠在堂们上,走进屋里去”。从张弓射月到收起弓箭,这一张一收中包含了多少男人的丰富情怀啊!在这充满大爱大憎的反抗、复仇中,后羿的压抑得到彻底解除。所以,他决定再找道士要

一服仙药,追随自己的爱妻去。

鲁迅通过塑造后羿这一英雄人物形象,旨在告诫人们应该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来思考与了解异性性爱心理,及时进行情感的沟通与交流,而不是盲目地将问题全盘推卸于经济匮乏之故。

其三,《铸剑》中的宴之敖的复仇更多是由于在对世人的爱抚中产生了太多的绝望,而后转为了大憎,所以在复仇中宣泄他对世界的绝望。

在小说《铸剑》中,鲁迅塑造一个善于复仇的猛士形象宴之敖。他怀揣着对世人的悲悯,欲救赎他们,然而他又洞见了世事百态,致使他所有的大爱在绝望中转为了反抗与复仇。

鲁迅认为:“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洞见’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永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他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这些造物主的良民们。”^{[2]227}小说中的宴之敖正是这样一位“叛逆的猛士”,由于“洞见”了这个充满了“无主名,无意识杀人团”的社会,“看透了造化的把戏”,所以他在帮助眉间尺报仇雪恨时,说道:

仗义,同情,那些东西曾经干净过,现在却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我的心里全没有你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报仇!

……

我一向认识你的父亲,也如一向认识你一样。但我要报仇,却并不为此。聪明的孩 告诉你罢。你还不知道么,我是怎么地善于报仇。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3]441}

这个“叛逆的猛士”知道人民的一切苦痛,知道眉间尺的父亲是冤死于统治者的残暴,也清楚眉间尺的软弱注定不能替符报仇雪恨,并且认为“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所以他替眉间尺报仇也不是出于对孤儿寡母的同情与仗义,是“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莫过于“仗义,同情”,然而这些美好的事物也被践踏了,这无疑折断了宴之敖的精神信仰。

当一个人的信仰被抽调,那么人活的只能如同行尸走肉般;然而宴之敖是一个欲救世人的猛士,断不会苟且偷生。现实不断地击毁着他的理想,拔除着他的信仰,使他难以维持自我的信念。现实致使他感到自我的破碎与残缺,而他又无能为力,所以绝望于这个尘世他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对世人的爱抚发生了变化,他开始“善于报仇”,将那由爱抚带来的绝望在复仇中消解,所以他“将起来使人类苏生,或使人类灭尽”。

弗洛伊德认为:“其实,症候乃是两种相反的互相冲突的倾向之间调和的结果;他们一方面代表被压抑的倾向,一方面代表抑制其他倾向而引致症候的主动倾向。”^{[1]238}“仗义,同情”的确是“干净”的东西,而对这美好的事物有着本能的追求欲望,然而肮脏的世界却将它们变成了“放鬼债的资本”,这无疑摧毁了宴之敖的信仰,使他不得不压抑着本能的欲望;然而压抑并不能消除这种追求的冲动,所以就产生他对自我的反抗,“我的魂灵上是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厌恶了我自己”,所以他只能通过复仇来消解这种压抑。

宴之敖让王观赏在鼎中玩耍的眉间尺的头,没待王反应过来,他擎出了背着的剑,“只一挥,闪电般从后项窝直劈下去,”王的头就落在鼎里了。此时,从王后到弄臣,“骇得凝结着的神色也应声活动起来”,“夹着秘密的欢喜,瞪了眼,像是等候着什么的”。鲁迅说过“死于敌人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战友乱发的流弹、病菌的并无恶意的侵入。”^{[4]52}这种“可笑的胜利与无进步”的绝望,让宴之敖绝望,这绝望又促使他做彻底

的反抗,于自我,于统治者,于是他将自己的头也劈在鼎里,直奔王的头去,咬住他的鼻子,与眉间尺一同“用全力上下一撕,撕得王头再也合不上嘴”,“他们就如饿鸡啄米一般,一顿乱咬,咬得王头眼歪鼻塌,满脸鳞伤”,等确定王已死,便四目相视,微微一笑,仰面向天,合上了双眼,沉到水底去了。

人类本身的邪恶势力摧残着、凌辱人类自身,然而社会的发展需要人类积极的、无畏勇猛的力量来对抗邪恶势力,所以鲁迅希冀通过宴之敖这一猛士形象,传达一种至死不屈、誓死复仇的精神来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鲁迅小说是一个蕴藏丰富的精神宝库,有着非常厚重的生活容量、思想容量和艺术容量,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从本质上说,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属于心理现实主义的范畴,从心理学视角解读鲁迅小说人物形象有着广阔的学术空间。本文试图通过爱抚与复仇的心理转换探讨其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的心理内涵,以就教于方家,并希望以此为鲁迅小说研究的深化尽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 [1] 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引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 [2] 鲁迅. 鲁迅全集:1[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3] 鲁迅. 鲁迅全集:2[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4] 鲁迅. 鲁迅全集:3[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2.

责任编辑:黄声波